

文中子

七八九

□ 13

3069

3

18
3089
3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

註書

藏書

藏書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

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焉楚公作

難賈瓊去之楚難註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

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

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

曰是究是圖置其然乎棠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

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

謂當在為

皇矣篇云不識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有一

國之作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雅

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

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子

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幽曰樂而不淫子

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也

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

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

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

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

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

王盛德使然文中子幽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

日周之盛也何衰乎

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幽詩爾

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

必知樂此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賈瓊曰

文之誤耳

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文中子曰元

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

惠而下否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

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書有魏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志太皇昭烈之懿

而無吳蜀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

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

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

漢相實漢

之賊是也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

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

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

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董常曰

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

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

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

即吾君也元魏必君且居先王之國洛都受先王之道建明

堂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

民謂之何哉何為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

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

然元經尚以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

武帝名存而實去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

矣故曰非中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

雖寔去尚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子

追懷之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

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

本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

孝文時也虬為晉陽太守肅為平南將軍皆預國

政此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

公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九年

春帝正月晉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

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

建業中國衣冠而卒不貴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

冠往依焉王道為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

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

劉裕興焉是無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宋

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及

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及其

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為國也

士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故書曰晉宋齊梁

陳亡具五以歸其國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

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嗚呼棄先王

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

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

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

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

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

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

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

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其已亡則君子與其

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

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

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主之化衣冠猶

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

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

子法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

子銅川

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

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主

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

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卹

來杜篇云匪載匪

不至而多為卹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為病也文中子

喻已懷先王之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

所以書五

亡國皆

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未不足稱也

末謂未

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

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卿公

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禮為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

臺閣上之分孝悌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

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薛收問仁

子曰五常之始也

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惻隱問性

子曰五常之本也

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

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

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

子於道有不盡矣乎

言夫子以門人不可而

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

責賈瓊不

三才五常之道有為之教吾盡之矣或力不足者

斯止矣

如要無為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裴晞問穆公之事

有以此篇名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輝而下何

必懷彼也

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叔恬曰穆公

之事蓋明齊魏

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

公所以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

來魏也

列國未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

仲尼誠有

常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

天行健君子自強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

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溫大雅問如之何

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

情

若周公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

利害不動

若孟軻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

齟齬焉自保不足以發也

若伯夷叔齊是子曰降

此則穿窬之人爾

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

祿如穿窬者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貧矣

若漢之鍾

爾窬容朱反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

相值實非及民之政也

朋友廢而名字亂矣

太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

所以稱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

謂不亂

衡自謂淫文 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

子振頽綱詠古詩也頽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

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門人乃退泰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

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賈

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卦太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說游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

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吾將正太人以取吉

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

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忘必遂通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

天命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

更新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

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

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囚人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故君子備之

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其憂未可與其

樂吾未見可與其憂樂者也

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

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皆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者若范

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者若范

蠡終避勾踐是也有二帝三王可與憂樂矣

堯舜禹

始有卒難全也哉

天下其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其憂矣憂樂

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也

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

可與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

業

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革初九曰犇用黃牛之革象曰

不可以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

有為也

下之時也

關氏易傳曰乾坤上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四卦為六十時而小言

之六時又也者倣天下之動也

也趨時有六動

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

一卦一時之動適收曰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

過乎

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

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

續不敢殆也

殆怠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詩云

也允信展誠也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

居而

大成謂致太平

與立也動而董常之喪子赴洛

常死道於汚池

有汚池縣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讀易

唐置穀州

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而竟未獲

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

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

人餐千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

不可絕之接之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

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

此文中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

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子曰

我未見謙而有怨尤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

之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

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董常曰噫二極

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子曰十二策若

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

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是以

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

何力於我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閑暇天

下無道聖人彰焉辨不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

一無跡庸非藏乎及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

中也
三才

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因貳以濟能無彰乎

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本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子因亂華之貳如有用我者當尊不經以濟之蓋有為之典也

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子周之後故墓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

在其下可以立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冲虛也老

明堂之制焉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易不云乎易

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為也道冲用則杜

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註見問賈誼之道

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

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或問楚

元王子曰惠人也惠小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

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

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也特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

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問東平王蒼子曰仁

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

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為善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强

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強讓之也故曰義

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子曰婦人預

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大臣均權

而魏命亂矣司馬宜王與曹爽爭儲后不順而晉

室隳矣惠帝衷太子適未加此非天也人謀不臧

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

咎之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文中子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沅 逸 註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

易道舉賢良為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子曰孰謂

齊文宜曹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

而曹於為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謂孝文明吾不

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來物制度始

明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為都

而奉莊帝恐其難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

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汗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人謂不密吾

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董常問古者明而

不視聽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

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計也曲而不佞者

矣廣推其類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

而毅可乎知十子曰山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

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子遊馬

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登降信宿從

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逐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威曰

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子曰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

仇仇仇仇聲也雖執留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

意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

意意乎喻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

長言之終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為矣言隋必亡子曰書以

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禮以制行行不可

以制樂以和德德不可若必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

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易以知來生生不窮先王

之蘊盡矣蘊與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

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

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

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

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

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

極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

教以行於天下亦足矣。喆陟列反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

也吳欽史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

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子曰吾黨

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

而自安不欣噤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

據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方士酒中而樂

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子聞之曰薛方士知

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

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

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

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過於

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為權言順時有適

是乎見權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

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東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

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文中子曰春

秋一國之書也周室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

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

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

為一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

國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

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春秋天

經文體雖殊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

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

適乎子曰斯謂皇之不極也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

權歟權歟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

征遼河運糧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

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

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

我小子敢警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

極至也
謂以為
王道之
至在是
書也

久故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

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

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張玄

素史傳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

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

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

竊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各況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

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辨子曰君子奚

辨而有時乎為辨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

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辨不

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為也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善董常聞文中子

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為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

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

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

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

格言
升卷外
集由作
西

而後說卦黃公侯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

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

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

道可行矣修己以及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子曰

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

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

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江都有變楊帝幸江都

弒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如有王者

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斯已矣斯隋不

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

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

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太宗崩禮樂

已和然未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偷薄妾勝無

數教人以亂言并古禮是掌且貴賤有等妻妾勝

降之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王化之本也子謁見

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薛收曰辯

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與則言辯房玄

齡請習十二策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

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時參掌朝政唯諾遣

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

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

死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

冥冥矣楊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

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弘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推退免以著書為業

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故

明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蠶也忿憾者仁之

螣也螣蟲皆喻害物螣亡遇反螣也纖恠者義之蠹也反螣徒胃反又徒得反蠹

都故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

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命所蘊非我能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

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

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

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竇威曰仲尼言不

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

禮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子曰瓊爾無輕

論

禮無誦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

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以盡神之與子曰古

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

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如是寡怨

不遇之故不不遇之故不猶懼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

空谷詩小宛篇註云哀亂之世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

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

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

後從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止二子問

之吾視其頰頰如也重而不亢頰重之貌亢昂也目燦如

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瞬目日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敦厚闕深

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

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絕旋而不懼

言狀貌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

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

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

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

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

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
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
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
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多
動不可與久處躁心易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篇時罕具靜儉
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
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
矯也瓊也明而毅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
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無財怨不以財使

人無專利必先無苟說所悅必無伐善不自無棄
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
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
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
者萃篇註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小人先
交而後擇擇之以利令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
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謂
力使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
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

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

子果有爭但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

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

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

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

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

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義

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

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註見上文

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子曰火炎上而

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

人言君子如水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

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是我將何之是以君子思

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註見

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

說苑有進物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

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

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

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

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疑能及叔恬曰天下惡

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註景大

得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

其寒暑書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

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

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

樹也二德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

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

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

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

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

剝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

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

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在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

文中子中說卷第八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

命者因人而稱天有猜於人而命之者也

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

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

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故歸之於天

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

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

魏徵曰

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戢不難受福

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書大禹謨云也惠順

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註戰聚難
 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
 非傲即福亦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
 就求之也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
 惟人所召召亦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子曰召之在前命之
 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
 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
 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
 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莫
 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
 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

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
 周皆自作元命終獲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斃
 多福此知命之大者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
 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即師之易子而教互
 也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
 大臣也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不以霍光諸葛
 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
 不苟其位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
 非具臣矣仁矣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
 上文謂常也時有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
 慮焉亦三月之義

亦若是彼顏回不美舜也故常惟精惟一誕先登
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
于岸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
道不可畔不可美亦執中而得也
精思不及膚也思即道心焉能無咎咎謂貳焉能不
違不違繫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齒年瓊曰始
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瓊曰夫子十
五爲人師焉夫子謂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
傲謂未嘗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瓊聞之
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道不在位語曰富與
是則賢德爲上

所欲不以其道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
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姚義曰嘗聞
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
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書以制法從事而後
及也制事以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故不
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
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豈養蒙
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

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
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
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
變不變則斷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
不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則蕩
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為元命
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定故驟而語樂則喧
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
則玩神神不知性則以神為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

以宗宗即統言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
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物也若斷物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
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過有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
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
夏之類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是也窮達時也時得小人窮達皆由時然
之道則時塞有行之者有遇之者有行非其道而

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吉凶命也有作
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與焉
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
皆偶然者偶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奇耦
人不遑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盧
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或問續
經薛收姚義告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
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非耶吾獨祭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
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
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乎子曰讓
矣無過而稱已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矣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
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
何有未有過此得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
雖太許爲政之要者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賞罰在其中吾知
乎爲政矣絕一許直示賞百善之門文中子曰制
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志事
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衰敗不
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叔恬曰何謂

也子注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木業

年號事不忍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

於歛歲歛則仁者側義生於豐豐盈則義故富而

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歛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

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徃來蓋自足也解上是

以至治之代謂三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

卿大夫士五者之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

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何哉

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離朴散其可歸

乎歸復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

行言示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

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

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

易澆淳有由由上之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

文人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

書禮樂復何爲哉若言經籍不能復董常聞之謂

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爲失淳離子

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

路分二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易曰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性也疑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

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威而重常故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渾大雅或幾蓋

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或問陶元

亮潛字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

元亮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子

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忘大樂者必有

餘樂若顏回不改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子曰氣

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也而三才備矣氣為鬼

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為物游鬼為變

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吾得之

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

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

神故止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

也窮理者也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

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
也神近則求諸已也已謂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
復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
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
半矣盥盥索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
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
義也古祇字示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
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收曰三者何先子曰
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不觀

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
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與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
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
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
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汝思之
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子曰射
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
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
則有之矣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

英一本
作乎
文
中
子

日七十子之服仲尼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中心悅而誠服也

服人之身力加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

並譏當世尚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惠

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元

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

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薛收曰子非夫子

之徒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諸侯失

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

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修之道從師

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死而後已得

時則行失時則蟠屈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

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詩不云乎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

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

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